

岳麓书会

第三届岳麓书会
·中南好书

《风展红旗如画——
湖南离休干部亲历记忆》
编者 中共湖南省委
老干部局
出版 湖南人民出版社

1930年6月,我生于湖南省湘阴县一个富商家庭。父亲高育才经营湘北地区颇具影响的中华南货商号,富甲一方。因为乐善好施,扶贫济困,他被推举为湘阴县商会会长兼育婴堂主任。我父亲有4个儿子,最小的是我。我自幼目睹了日寇侵略中国的

抗美援朝中三次遇险

惨状,少儿时期曾被日寇投下的炸弹所炸毁的围墙掩埋;青年时期又不满国民党腐败统治下民不聊生的现实,于是怀着一腔热血,投奔了共产党。

1949年9月,我背着父母偷偷出走,从湘江乘船来到长沙,考入中国人民解放军中南军政大学湖南分校,加入中国人民解放军,从此开启军旅生涯。在党中央正式发布抗美援朝动员令的前夕,1950年9月,我还在南京炮兵25团服役,就接到赶赴朝鲜作战的命令。

在朝鲜战场上,我们部队打了一个大胜仗,敌人丢盔弃甲逃跑了,战场上到处都是敌人的各种坦克、汽车,还有尸体。我们负责打扫战场。正在打扫战场的时候,突然飞来了6

架美国人的飞机,机上的敌人发现了我们,一下扔了十几个汽油弹下来。我们中有五六个战士当场就被烧死了,我则被烧成了重伤,人立即昏迷过去了。幸好部队救援快,首长指示派车把我们这些伤员送回国内,在大连医院疗养治疗。

我一共治疗了8个月左右,身体恢复后又返回了朝鲜战场继续参战。在一次马匹牵引火炮的行军中,因为敌人的炮火打击,加上车夫十分劳累,6匹骡马拉的板车不慎翻车,我们多名战士被压死。我个子瘦小,正好被埋在土坑里,被我们部队及时挖出来并抢救,这才幸免于难。这是我第二次在朝鲜战场遇险。

第三次遇险,也是发

生在一次行军的途中。当时天气很冷,零下30多摄氏度,刮大风下大雪,冷得不得了,吐口唾沫到地上立即结冰。我们躲在一个大草堆旁取暖,突然之间草堆倒塌,把我们埋在草堆下面。我们就在草堆下面大声呼救,幸好路过的战士听到了我们的呼救声,把我们救了出来。因为饥寒交迫,加上太疲累,我们就在一个朝鲜人家的炕上躺着睡着了。我醒来一看,一个老妈妈在炕前,把一床厚厚的被子盖在我身上,我感动不已。至今,她的身影还仿佛在我眼前。

1953年,朝鲜战争胜利结束。经历九死一生,我从朝鲜战场活着回来了。回国后我才与家人取得联系,父母这时才知道我还活着。(湖南湘阴 高达源)

供读书不供抽烟

1983年,我上高一。那时条件艰苦,食堂里1角5分钱的白菜我们都舍不得吃。但是,却有同学开始抽烟。开始是一两个人偷偷地抽,后来抽烟的人数逐渐多了起来。烟雾腾起时,我看到了青春的寂寞与无聊。

同学抽烟的事,被班主任汪老师知道了。50岁左右的汪老师平时很和蔼,但看到学生抽烟,他当即沉下脸,严厉地要求他们将烟头掐灭。这事成了周一班会课的重点内容。汪老师说:“你们都来自农村,父母在家面朝黄土背朝天,辛辛苦苦劳动挣钱。他们把你们送进学校,是让你们读书来的,不是让你们来抽烟的。年纪轻轻的不学好,对得起你们父母吗?难道要他们在供你们读书外,还要供你们的烟钱……”

汪老师的话如同惊雷,惊醒了大家。打那后,班里再也不见有人抽烟。(安徽安庆 朱道平 59岁)

不愿站柜台,坚决去当兵

1974年12月初,我听到一个好消息——马上就要征兵了,接兵的是黑龙江某炮兵部队。我从小就非常崇敬军人,穿上军装保家卫国是我们那代青年人的理想和抱负,我做梦都想成为一名解放军战士。当然,我也有私心。我不想一辈子当售货员,想到部队这个大学校去锻炼成长。

但是,我要当兵,困难重重。我1972年上山下乡,1973年接父亲的班到县百货公司当售货员,每月有别人羡慕的30多元工资收入。有人听说我要去当兵,都说我太傻了。特



熊简华在部队时留影

走了后,我父亲会给单位找麻烦。另外,我从小瘦弱,当时体重不足100斤,怎么能适应部队艰苦的训练呢?

然而,我铁了心要参军。我找两个姐姐和姐夫,一起做父亲的工作;我在单位领导面前保证,我当兵后,父亲不会给单位添麻烦;我还向接兵部队的首长递交了决心书……1974年12月25日,我终于实现梦想,收到了入伍通知书。1975年1月,我身穿军装,戴着大红花,离开家乡,到了冰天雪地的东北。(四川华蓥 熊简华 69岁)

耳朵里钻进小蟑螂

1965年秋天,我在天津市26中学读初中,学校要我们去农场参加支农活动,住在临时搭建的大帐篷里。一天晚上,我正躺在铺上与同学聊天,突然感到右耳一阵刺痒,且“刺啦刺啦”作响。“不好,我耳朵里钻进小虫子!”我翻身坐起,惊慌失措。同学围过来,给我出主意:“哪个耳朵进虫子,就歪着哪边脑袋蹦跳,把虫子颠出来。”虫子还在往里钻,耳

朵里阵阵剧痛袭来,我急忙歪着脑袋跳起来。旁边的同学一会儿说“单脚跳”,一会儿又指挥“双脚跳”。我跳来跳去,没有效果。

危急时刻,班主任柴佰龄闻讯赶到,他叫两个同学架起我直奔农场医务室。已入睡的场医被叫醒,他一边安慰我,一边用镊子伸进耳朵夹取飞虫。柴老师当即伸过一只胳膊让我用手抓住。我疼得顾

不了许多,紧紧抓住这“救命稻草”不松手。好在,医生很快取出了虫子,竟是一只一厘米长的小蟑螂。

事后很久,柴老师才对我说:“你当时把我胳膊抓出几道血印,好在耳膜只出现小裂纹,医生说会愈合好的,不会影响听力。”一番风波有惊无险,我在同学中间留下了笑柄。不过,最让我难忘的,是柴老师那份深深的师恩。(天津 王铁侠 73岁)

月末吃到细粮

1969年7月30日中午,妈妈生下二妹妹后,奶奶赶紧让爸爸去办户口和粮食关系。

那年我14岁,知道每人每月定量中的细粮只有二斤大米、三斤白面,或二斤白面、三斤大米。我们家到了月末,别说粮袋里倒不出一斤大米白面,连高粱米、玉米碴子、玉米面都所剩无几。月底最后一天,家里往往得喝两顿玉米面糊糊,勉强接得上下月供粮。奶奶催爸爸马上给二妹办户口,为的是二妹出生带来的口粮定量,尤其是其中诱人的二斤大米、三斤白面——要当月买,下月再买,听说不给补。

于是,这年7月31日晚餐,是我印象中第一次在月末最后一顿吃上了细粮——一大碗白面疙瘩汤,连碗底都让我舔得干干净净。(辽宁本溪 隋流 69岁)

知青
频道

在党校学习一个月



1976年,非常不平凡的一年,我们国家接连发生了好几件大事。这年12月初,公社知青领队通知我去市委党校学习。全大队80多名知青,只选中我一个去学习,也许是因为我平时爱看书看报且在知青中有一定的威信。我到了才知道,这期学员都是来自全市各区县的知青,被分成十个小组。学习的目的是分清是非,与党中央保持一致。

正是天寒地冻的时候,同伴们冒着严寒在地里劳作,而我却坐在党校有暖气的教室里学习。因此,我格外珍惜这次机会,听讲、讨论都很认真,还写了很多的笔记。一个月学习结束,我们小组照了这张合影留念。照片中,前排最右边那个人是我。(河北邯郸 刘峰 66岁)